

## 聯俄抗中睿見還是迷思？

當年冷戰正酣之時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提出美中關係正常化，利用中國抗衡蘇聯，被視為美國扭轉冷戰格局的重要戰略。面對今天美俄中三國關係日漸緊張，「新冷戰」的說法甚囂塵上之際，美國新聞網站 Daily Beast 月前報道，基辛格曾經向總統特朗普提出「聯俄抗中」之議：透過與俄羅斯和其他亞洲國家建立友善關係，圍堵崛起的中國。

文—— 王家豪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研究助理羅金義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基辛格後來否認了該篇報道，並強調他一直視中國為美國的重要夥伴；然而，「聯俄抗中」之說就會隨之啞聲了嗎？奧巴馬年代的國家情報總監詹姆斯·克拉珀兩個月前明言，雖然短期而言俄羅斯是美國的重大威脅，但長遠來看中國才是最大敵人；一個月前現任國務卿蓬佩奧重申他早在任中央情報局局長時已經提出的想法：中國是美國中長期的最大威脅。那麼，重新思考基辛格當年的「聯中抗蘇」和今天所謂的「聯俄抗中」戰略思維，以及這名權力平衡大師所嚮往的多極世界觀，就應該是應時之論而不是無的放矢了。

### 反思「聯中抗蘇」戰略

1960 年代末期，冷戰兩大陣營同時碰壁：美國軍隊在越戰泥足深陷，經濟表現欠佳；蘇聯出兵血腥鎮壓捷克的民主化運動「布拉格之春」，舉世嘩然。面對動盪不安的形勢，1969 年就任美國總統的尼克遜設法改善東西方關係；同年，西德總理布蘭特採取「東進政策」（Ostpolitik），釋出善意嘗試打破東西德僵局。尼克遜與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制定「緩和政策」（Détente），推動美蘇利用外交手段紓緩緊張關係和軍備競賽；基辛格推動尼克遜於 1972 年訪問「新中國」與毛澤東建交；同年尼克遜訪問莫斯科與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談判，簽訂「第一階段限武條約」，削減兩國的戰略性進攻武器。基辛格當年的名言是：您（尼克遜）的繼任人 20 年後將會聯合俄國人抗衡中國人，而現時我們需要利用中國人抗衡俄國人，我們要理智地執行這權力平衡遊戲。

尼克遜的「緩和政策」看準中蘇矛盾，希望達成兩大戰略目標：分化共產主義陣營，美軍也可以從越南抽身。中蘇矛盾源於 1960 年代的意識形態分歧，毛澤東指控蘇共為「修正主義」、提出「第三世界」理論；1969 年雙方在邊界兵戎相見，蘇聯頓時成為中國國土安全威脅。尼克遜幫助中國走進世界，削弱蘇聯的領導角色。基辛格之策使美國佔據戰略三角關係中的樞紐（pivot）位置：美國與中蘇保持友好關係，敵對的是中國和蘇聯。

基辛格提倡的「三角外交」以國家和地緣政治利益為先，體現現實政治（Realpolitik），撇除意識型態考量。尼克遜從政生涯本來以反共聞名，擔任總統之後卻主張緩和與中蘇的關係；美國暗裏協助中國抵制蘇聯，有助維持東西權力平衡。尼克遜的「緩和政策」讓美國稍得休養生息，因為他相信資本主義較共產主義的可持續發展潛能更高，時間在美國和

西方陣營一邊，最終冷戰在蘇聯於 1991 年解體之後正式結束。 聯俄抗中有多少現實基礎？

近年中國高速崛起，俄羅斯復興，美國國力發展回軟。儘管中俄國力暫時仍難與美國匹敵，但如果兩國愈走愈近，美國對自身的全球領導地位動搖自感不安。烏克蘭危機或為中俄關係產生拉近之力，中美貿易戰也有可能令雙方摩擦提升至全面矛盾。華盛頓「聯俄抗中」不是有可觀的戰略動機嗎？

不過，美俄關係正常化受到美國內政阻礙，行之不易。數月前特朗普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芬蘭赫爾辛基舉行二人首次正式會晤，卡內基莫斯科中心主任特列寧（Dmitri Trenin）也曾期許「特普會」為新「緩和政策」的開始，調解美俄矛盾，讓兩國在烏克蘭危機後重新上路——戰略角度上，雙方破冰符合普京提倡的歐亞主義，讓俄羅斯廁身於中美角力之間，或能左右逢源。然而，特朗普會後表示相信俄羅斯並無干預 2016 年美國大選的言論遭到共和民主兩黨議員猛烈抨擊，最終為失言道歉。根據民調，六成美國受訪者和八成五民主黨支持者相信俄國曾經干預美國 2016 年總統選舉，民主黨重奪眾議院控制權，料會加強「通俄門」調查，進一步限制特朗普尋求美俄關係正常化的能動性。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意項目顯示，六成三美國民眾對俄羅斯持有負面印象，反而對中國持有負面印象的只有四成七，政客和民眾對俄羅斯的負面印象比中國的嚴重，白宮要「聯俄抗中」，談何容易？

月前特朗普證實美國將退出與前蘇聯簽訂的「中程導彈條約」，雖然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與普京會面時辯稱中國近年積極發展的導彈同樣對俄羅斯構成威脅，建議美俄就中國軍事活動進行戰略對話，但此辯解看來效果不彰，普京還是譴責美方決定，揚言就新一輪軍備競賽作好準備。

至於中俄矛盾，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之爭已不復存在——兩國政治上都是威權國家，十分重視政權安全與國土安全，主張按照其國家特色來探索獨特的「民主」路，拒絕承認西方自由式民主為唯一發展模式；經濟上推行國家資本主義。擁護自由式民主和資本主義的美國，反而更似是中俄的意識形態對手，對中國或俄羅斯施壓或將迫使中俄愈走愈近。近年中俄兩國在邊界問題、軍事演習（例如月前解放軍派員參與「東方— 2018」中俄聯合軍演）、能源買賣（例如年前簽訂為期 30 年、總值 4000 億美元的天然氣合作協議）上都有合作經驗。

平情而論，俄羅斯對中國亦不無顧忌，尤其前者近年銳意向東發展，自知應該積極與其他亞洲重要國家推進良好關係，如日本、印度、越南等，而它們跟中國的友敵關係也不穩當。西方輿論指出中俄實力日漸失衡，潛在不少衝突可能，包括爭奪中亞地區影響力、兩國貿易結構失衡等。保持雙方關係平等、抑制兩國人民的強烈民族自尊心，皆是習近平和普京的重大挑戰。簡言之，中俄關係不是牢不可破，但也得注意基辛格當年的另一名言：中蘇矛盾或可利用卻不可製造。特朗普對改善美俄關係言行曖昧，到底能否對俄伸出有實效的橄欖枝呢？

基辛格的多極世界觀

特朗普或也情傾現實政治，卻欠缺尼克遜的戰略耐性。他擺脫具有強烈道德色彩的外交傳統，輕視國際形象，跟沙特王儲穆罕默德、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北韓領袖金正恩等獨裁者唱和、交往，但跟尼克遜始終是不一樣的現實主義者：特朗普相信追求稱雄全球是美國的生存之道；尼克遜和基辛格則認為美國安全仗賴維持全球權力平衡；特朗普認為中美國力此消彼長，時間在中國一邊，於是選擇現時就向崛起未竟全功的中國發動貿易戰，望能先下手為強而不是「放虎歸山」；今天的基辛格則認為美國應該視中國和俄羅斯為夥伴，共同應對世界正在面臨的種種非傳統安全威脅。基辛格倡議美俄中權力平衡的多極世界，而這不會延續美國的超強地位。多極世界也正是俄羅斯和中國在冷戰後一直鼓吹的國際體系，難怪基辛格常是克里姆林宮和中南海的「貴客」，而特朗普熱中於「勝者全取」（winner-take-all）的態度，又能否經得起新時代的考驗呢？